

回家过年

□周脉明

两年前,刚刚进入腊月。

一天傍晚,父亲打来电话:“几号回来呀?村里外出打工的回来好几个了。就连你斗儿叔和留代哥都领着老婆孩子回来了……”斗儿叔和留代哥现在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山西,当初他们都是比我先离开村里外出打工的,后来,他们和我一样都在外地安了家,日子过得还可以。他们都多年没有回老家了。

我和爱人商量好了,趁着孩子刚上高一放寒假,打算春节期间全家三口人去南方旅游。“爹,今年不回家了,今年企业效益不好。孩子要补课,我每月还要还房贷。”于是便对父亲撒了一个谎,“等明年吧,明年企业经济好转,房贷还得也差不多了,一定回家。”

这时候,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的唠叨: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。赶紧带着媳妇孩子回家过年,村里外出的人都回来团圆了,就咱家不团圆,这算咋回事啊……家里也不要你的钱啊?来回火车票钱我给你掏……”

听了父亲带有埋怨和命令似的话语,我和爱人权衡再三后,在除夕当天上午,我们一家三口就回到了老家。

出租车刚到村口,远远望见父亲站在桥头向我们回家的路上眺望。我们忙下了出租车,和父亲打过招呼后,父亲先是一怔,接着眼睛里笑出了眼泪,牵着孙女的手呢喃着:“我说要回家团圆嘛,过年了,谁家不团圆呀?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……”

由于出租车里塞满了我们的行李和从县城买的年货,已经不能再装下人了。我让父亲坐进出租车,我走回家。父亲坚决不干,硬是急咧咧地把我推进出租车。

出租车在前面跑,父亲跟在出租车后面远远地小跑,还不时地向认识的路人点头微笑、打招呼。我能猜得出来父亲和路人打招呼的语言:“呵呵,我儿子



漫画//王少华

带着媳妇孩子回来了……”

回到家,脚还未站稳,父亲气喘吁吁到家了。母亲看着父亲,对我说:“10多天了,死老头子没有一天不去村口桥头等你们的,今天终于等来了。”父亲也不反驳,屋里屋外一阵忙活,片刻功夫就把好吃的好喝的摆在了桌子上、沙发上……

回家当天中午,父亲就让母亲把准备的年夜饭都端出来端到桌上,说:“为啥非等年夜饭里吃啊?家人团圆了就是年,咱们中午团圆,中午吃!”

在吃饭前,父亲还悄悄地把我拉到一旁僻静处,偷偷塞给我一个蓝布包:“拿着,这是你平时寄给我和你妈的钱,还有我偷偷积攒的钱。你多年不回家了,这一回家,去同学、亲属家串门都需要不少钱……”我手拿蓝布包,似有千钧重。我心里很后悔,不该对父亲撒谎,让他为我担忧。我知道父亲的脾气,当时便没有把蓝布包还给他,也没有解释我撒谎的事。

中午吃饭时,父亲坐在椅子上,喝酒、吃口菜,然后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看着我们,不时地给我和女儿夹菜。父亲还不时地给母亲递眼色,让她为我爱人夹菜……这顿饭,我们竟然从中午12点一直吃到下午五点多。

晚上新年的钟声敲响前,父亲不顾众人的反对,又摆上了一桌新的酒席。可是我们谁也吃不下,多多少少看出父亲的眼神里带着一丝遗憾。接下来的时间,无休止的走亲访友串门拜年,他们来我家回拜……与父亲单独接触的时间几乎没有了。但是,只要父亲和我在一起,他或者给我挡酒,或者倒上一杯水,或者替我把衣服挂一边,甚至还会轻轻地替我掸掉头发丝上偶尔露出的头皮屑……

春节很快就过去了,我要回到我工作的城市了。我偷偷地把父亲悄悄地塞给我的钱塞到了他的枕头下。在父母的泪光注视中,我们一家三口在家门口坐进了来接我们的轿车内。

“嗬——”轿车鸣叫一声,刚要起步,父亲从车窗探头对我道:“孩子,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,别忘了,明年这时候再回家……”

看春晚是种情结

□刘亚华

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,在除夕之夜,看春节联欢晚会不仅是观看精彩绝伦的电视节目,更是一种过年的仪式感,就像吃团圆饭一样必不可少,似乎看完了整个春晚,就过了一个完完整整的福年。

想想一家人吃过年夜饭,摆上一桌子零食,泡上热茶和咖啡,你挨着我,我挨着他,围坐在火炉旁,一边谈天说地,一边等电视里的春节晚会上演,这喜气洋洋的场景,多么温暖而深刻,多么和谐而美好,这是不是令人难以忘怀的“仪式感”?

小时候家里穷,只有一台电视机,不大,17寸的样子,还是黑白的,却并不影响我们看春晚的心情。在我的记忆里,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,便是家人团聚的最幸福的时光,外出打工的姑姑姑父回来了,父亲母亲脱下了干农活的旧衣服,换上了新装,难得坐下来休息,而我们,即使作业没做完,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放下手里的作业,因为过年是件喜事,而看春晚,更是喜上加喜。

小时候的我特别好奇,总是想那么小的屏幕,

怎么就能演出那么多的精彩节目,临近春节,我便开始关注春晚的节目单,好早前就到处打听哪些明星会上春晚,春晚会有哪些喜欢的主持人,看完春晚,也必定和小伙伴儿唠唠叨叨,哪个明星的表演最出色,哪个节目最精彩。现在,春晚的演出阵容越来越强大,春晚的节目越来越丰富,倒是随着年龄的增大,对于春晚的节目并不那么关注了,在乎的是千里万里也要奔回家,和一大家人坐在一起,感受春晚的热闹,体会团圆的幸福。

这么多年,我依然保持看完春晚才去睡觉的习惯。鞭炮还是盛行的年代,乡里人有在大年夜放鞭炮的习俗,因而晚上十一点刚过,到处都是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,但这丝毫不影响看春晚的热情,把凳子挪近一点,把电视音量调大一点,看一遍常常意犹未尽,第二天早早起来又看重播,直到对每一个节目了如指掌,这才安心去走亲访友。

不知不觉,看春晚渐渐成为一种习惯,也渐渐成为一种情结,这种情结渐渐浸入骨髓,成了过年时的一种最重要的仪式感,陪着春晚长大,也将陪着春晚老去。

我能想到的事,就是和春晚一起慢慢变老。

家乡的对联

□陈文升

家乡的春联,也叫对联。进了腊月,人们就忙着求人写对联。

我小的时候,家乡只有两三位老先生能写毛笔字,管着全村几十户人家春联的书写,忙得不可开交。出于好奇,我有时间就住老先生那里跑,帮着裁纸、磨墨。老先生很高兴,让我认识了不少生字和新词。

在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。进了腊月,爸爸买来一大卷红纸,对我说:“圣人不嫌字丑,写吧!”我大着胆子写起来。没想到,不嫌字丑的人们拿着红纸陆续找上门来,我就利用早晚和星期天写,写坏了,用自家的红纸赔上,连续写了好几年,越写越觉得写对联学问不浅。

家乡的对联,有通用联和专用联之分。专用联是很有讲究的,对联一贴出,懂眼人从门前一过,一眼便能看出这家新娶了媳妇,那家是烈军属……尤其谁家有人过世,过世几年了,都能看得一清二楚,因为家乡贴对联有规矩:老人过世头一年,不贴对联;第二年贴蓝(纸)对联;第三年贴绿(纸)对联;第四年才能复贴红对联。所以,有的人家即便不在家过年,或是有的老房根本不住人,过年时门上也要见红,免得闹出误会,显得不吉利。

家乡贴对联,不仅大门上贴,二门上贴,屋里院外也要贴,不过那不是“对联”,而是“单联”。大门口对面墙上贴“出门见喜”,住室迎门墙上贴“抬头见喜”,水缸上贴“福水进门”,箱柜上贴“黄金万两”,磨房贴“白虎大吉”,牲畜棚贴“槽头兴旺”,大点儿的农具和家具上也要贴个“福”字。有的还将“福”字倒着贴,意思是“福”到了。瞧,家乡人多么虔诚,对好日子多么企盼!可企盼归期盼,好日子总也不能如愿。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农家日子才见好转,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,好日子就像登着梯子吃甘蔗——步步高、节节甜。随之,家乡对联的内容也在变,歌唱美好生活、颂扬党的好政策的对联随处可见。

如今过年,家乡人贴对联更讲究,不仅求美观,要求词如愿。有的求人写对联时,内容自己编;有的不愿麻烦人,干脆花钱到集市上挑选。每逢大年三十这天,看吧,家家的对联争奇斗艳,如同百花园;成了大型书法艺术展;成了村民异口同声的颂歌与祝愿;成了自发互勉,齐心奔小康的总动员……

对联情深

□朽木

记得我上六年级时,除夕那天,我和妹妹出去玩儿,看见村里一老丈在家门口贴对联,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了。回家后,我问娘:“咱家怎么不贴对子呢。”娘说不识字,不会写。叫我写吧。给了我一毛钱。我飞快地跑到供销社买了一张大红纸,回家裁成长条,娘从灶火里扒拉出几块木炭,递给我叫我凑合着写。

我一时惊慌失措,记得父亲说过,先前村里有一个古怪的人,叫文人给他写。上联是:光景不大;下联是:过得精神;横批是他的名字:康金子。那时,我听了大笑。

我不能这么写。我又想起了村里一老丈讲过,一对患难夫妻受改造时,住的是茅屋。除夕时写下了对联。上联是:一间破茅屋;下联是:两个患难人。因妻子悲伤哭泣,丈夫安慰她说:“将就着过吧,好赖还活着。”妻子听了劝说,破涕为笑,说:“有横批了:得过且过。”多么实事求是的一副对联啊!

我还见过一家的对联,上联是:门迎喜气;下联是:户纳吉祥。由于是用疙针做的栅栏门,没有门头,所以也省了横批。虽字迹很大,字数也不多,但并不影响新春的快乐。

还接着说我的木炭对联。我踌躇了半天,撰出上联:当农民起早贪黑盼庄稼丰收;下联:做学生拼日夜望学业有成。横批:各尽其能。母亲叫我给她念念,弟妹拍手,母亲笑了。破费了一把白面面糊,贴在土坯门口,字虽不好看,但纸却红得可爱,也为新春增添了快乐。

今天我已有了自己的毛笔,想想那时,自己用木炭写对联大概在村里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吧!